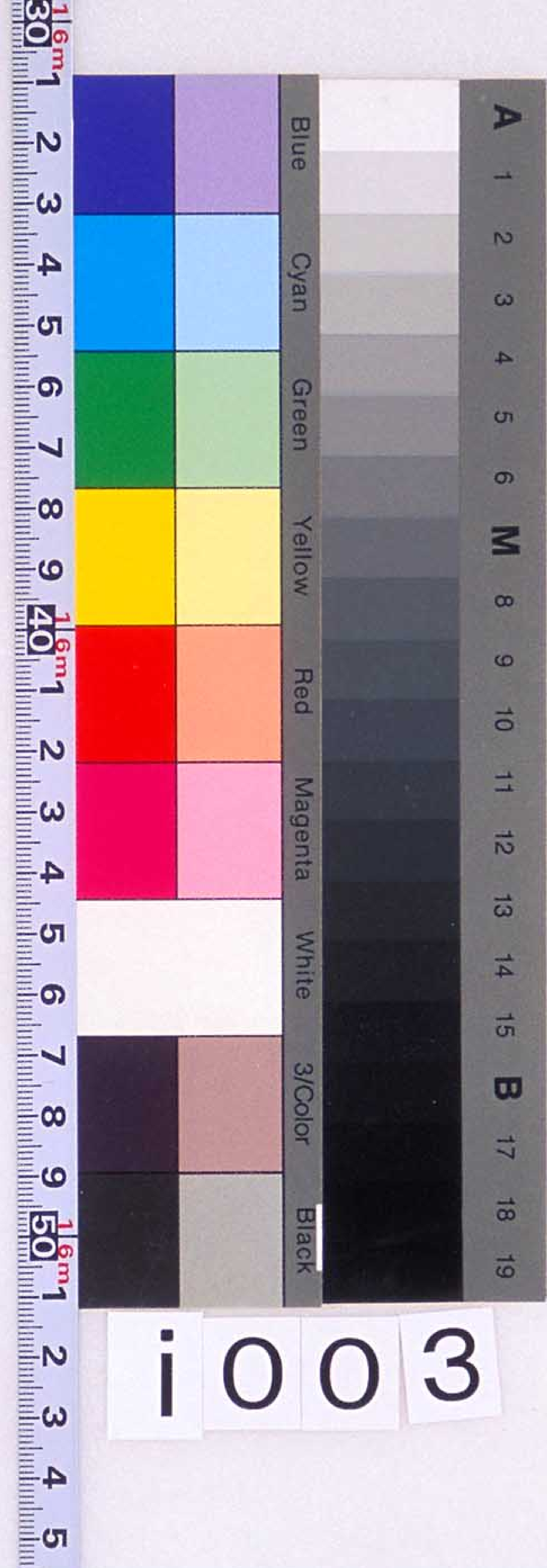
碧巖録

巻一、二

一





宗門第一書

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

圜悟碧巖集

柳暗花明十萬戸敲門處處有人應

達磨廓然不識
趙州至道無難
馬祖日面月面
德山挾複問答
雪峯大地如粟
雲門日日好日
法眼汝是慧超
翠岩眉毛在麼
趙州東西南北
睦州這掠虛頭

黄蘗噇酒糟漢
洞山答麻三斤
巴陵銀椀裏雪
雲門一代時教
雲門答倒一說
鏡清是草裏漢
香林坐久成勞
國師作無縫塔
俱胝只竪一指
龍牙禪板蒲團

至聖命脉列祖大機換骨靈方頤神妙
術其惟
雪竇禪師具超宗越格正眼提掇正令
不露風規秉烹佛煆祖鉗鎚須出衲僧
向上巴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蚊咬鐵
牛難為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粤有
佛果老人住碧巖日學者迷而請益老
人愍以垂慈剔抉淵源剖析底理當陽

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從頭一串穿來一隊老漢次第摠將按過須知趙璧本無瑕纇相如誑謗秦王至道實乎無言宗師垂慈救弊儻如是見方知徹底老婆其或涉句泥言未免滅佛種族普照幸親 師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簡編鄙拙綴其本末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參學嗣祖比丘普照謹序

自四十二章經入中國始知有佛自達磨至六祖傳衣始有言句曰本來無一物為南宗曰時時勤拂拭為北宗於是有禪宗頌古行世其徒有翻案法呵佛罵祖無所不為間有涉得吾詩家活法者然所謂第一義焉用言句

雪竇頌古婆心切大慧已一
炬丙之矣嵎中張煒明遠燃死
灰復板行亦所謂老婆心切者
歟大德四年庚子四月初八日
癸丑紫陽山方回萬里序







碧巌集者圜悟大師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禪師乃
焚棄其書世間種々法皆忌執著釋子所歸敬莫如佛
猶有時而罵之蓋有我而無彼由我而不由彼也舍己
徇物必至於失己夫心與道一道與萬物一充滿太虛
何適而非道第常人觀之能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
見求之於人而人語之如東坡日喩之說往復推測愈
遠愈失自吾夫子體道猶欲無言而況佛氏爲出世間
法而可文字言語而求之哉雖然亦有不可廢者智者
少而愚者多已學者少未學者多大藏經五千餘卷盡
爲未來世設尚可以忘言釋迦老子便當閉口何至如
是叨々天下之理固有不離尋常之中而超出於尋常

之衆雖若易知而実未易知者不求之於人則從身不可得古者名世之人非千人之英則万人之傑也大阿之劍天下之利劍也登山則戮兕之水則剸蛟龍人之知之盡於是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乘城而戰順風而揮之三軍為之大敗流血踰乎千里是豈可以一己之所能而盡疑之哉自吾聞有是書求之甚至嵎中張氏始更刻木未謀於予遂贊而成之且為題其首大德九年歲乙巳三月吉日王岑休休居士聊城周馳書於錢唐觀橋寓舍









或問碧巖集之成毀孰是乎曰皆是也齟齬来東單傳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歸空諸論果誰為之哉古謂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於卷簾聞扳竪指觸脚之際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来門竿倒却之後才渉言句非文字無以傳是又不可廢者也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倡於唐而盛於宋其来尚矣二字乃世間法中吏牘語其用有三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槃之星難明野狐之趣易墮具眼為之勘辨一

呵一喝要見實詣如老吏據獄讞罪底裏悉見情欵不遺一也其次則嶺南初來西江未吸亡羊之歧易泣指海之針必南悲心為之接引一棒一痕要令證悟如廷尉執法平反出人於死二也又其次則犯稼憂深擊驢事重學奕之志須專染絲之色易悲大善知識為之付囑俾之心死蒲團一動一參如官府頒示條令令人讀律知法惡念才生旋即寢滅三也具方册作案底陳機境為格令與世間所謂金科玉條清明對越諸書初何以異祖

師所以立為公案留示叢林者意或取此奈何末法以來求妙心於瘡紙付正法於口談點盡兒神猶不離薄傍人門户任喚作郎劍去矣而舟猶刻兔逸矣而株不移滿肚葛藤能鬭千轉其於生死大事初無干涉鐘鳴漏盡將焉用之烏乎羚羊掛角未可以跡求而善學下惠者豈步亦步趨亦趨哉知此則二老之心皆是矣圜悟顧念孫之心多故重拈雪竇頌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毀碧巖集釋氏說一大藏經末後乃謂不曾說一

字豈欺我哉圜悟之心釋氏說經之心也大慧之心釋氏諱說之心也禹稷顔子易地皆然推之輓之主於車行而已爾來二百餘年嵎中張明遠復鋟梓以壽其傳豈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數乎然是書之行所關甚重若見水即海認指作月不特大慧憂之而圜悟又將為之去粘解縛矣昔人寫照之詩曰分明紙上張公子盡力高聲喚不應欲觀此書先參此語大德甲辰四月望三教老人書

宗門第一書

杭州北橋北街東嵎中張氏書隱印行

碧巖集標的宗門眞霧海之南針夜途之北斗也一炬之後善刻不存今多方尋訪得成都大聖慈寺白馬院趙決師房眞本

○無邊風月眼中眼　○不盡乾坤燈外燈○

圜悟碧巖集

○柳暗花明十萬戶　○敲門處處有人應○

與江淛諸禪刹所藏本參攷無訛敬繡梓以壽其傳得於希有發於久秘圜悟法了然目前向上機關頭頭是道具眼幸鑑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巻第一

師住澧州夾山靈泉禪院評唱

雪竇顯和尚頌古語要

垂示云隔山見煙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擧一明三目機銖兩是衲僧家尋常茶飯至於截斷衆流東涌西沒逆順縱横與奪自在正當恁麽時且道是什麽人行履處看取雪竇葛藤

擧梁武帝問達磨大師說這不唧𠺕漢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是甚繫驢橛磨云廓然無聖將謂多少奇特箭過新羅可煞明白帝曰對朕者誰滿面慚惶強惺惺果然摸索不着磨云不識咄再來不直半文錢帝

不契。可惜許。較些子。達磨遂渡江至魏。這野狐精
不免一場懡㦬。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帝後舉問志公。
貧兒思舊債。傍人有眼。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和
志公趕出國始得。好與三十棒。達磨來也。帝云不識。
却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
傳佛心印。胡亂指注。臂膊不向外曲。帝悔。遂遣使去
請。果然把不住。向道不唧𠺕。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
去取。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一時趕出國。闔國
人去。他亦不回。志公也好與三十棒。不知脚跟下放
大光明。

達磨遙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來。單傳心
印。開示迷途。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恁麼見
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
頭與武帝對譚。幷二祖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計較情塵。
一刀截斷。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分非。辨得辨失。雖然
恁麼能有幾人。武帝嘗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感得
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辦道奉佛。誥詔天下。起寺度僧。依
教修行。人謂之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
度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驀頭澆。若透得
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達磨。且道起寺度僧。為什麼
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與婁約法師傅大士昭明
太子。持論真俗二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

明非無眞俗不二即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窮
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
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如
今人多少錯會却去弄精魂瞠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
沒交涉五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
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磨就中奇
特所以道參得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自然坐得斷
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達
磨劈頭與他一拶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
故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忒殺又向道不識直得武
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這裏有事無事拈

來卻不堪端和尚有頌云一箭尋常落一鵰更加一箭
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
招帝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懡㦬渡江至魏時魏
孝明帝當位乃北人種族姓拓跋氏後來方名中國達
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
號爲壁觀婆羅門梁武帝後問志公公云陛下還識此
人否帝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
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禪後來武帝
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志公恁麼
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搽胡武帝卻
對他欵道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

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唧𠺕。當時等他道此是
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擯他出國。猶較些子。人傳志
公天鑒四年化去。達磨普通八年方來。自隔十餘年。何
故却道同時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
這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觀音。阿
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為什麼却有兩箇。何止
兩箇。成群作隊。時後魏光統律師。菩提流支三藏。與師
論議。師斥相指心。而褊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
加毒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
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宋雲奉使於葱嶺遇師
手攜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
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讚云。心有
也。曠劫而滯凡夫。心無也。剎那而成正覺。且道達磨即
今在什麼處。蹉過也不知。

聖諦廓然。箭過新羅。咦。何當辨的。過也。有什麼難辨
對朕者誰。再來不直半文錢。又恁麼去也。還云不識
三个四个中也。咄。因茲暗渡江。穿人鼻孔不得。却被
別人穿。蒼天蒼天。好不大丈夫。豈免生荊棘。脚跟下
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兩重公案。用追作麼。在
什麼處。大丈夫志氣何在。千古萬古空相憶。換手搥
胸。望空啓告。休相憶。道什麼。向鬼窟裏作活計。淸風
匝地有何極。果然。大小雪竇向草裏輥。師顧視左右

云這裏還有祖師麼你待番款那猶作這去就自云
有擻薩阿勞喚來與老僧洗脚更與三十棒趕出也
未爲分外作這去就猶較些子
且據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向虛空中
盤礴自然不犯鋒鋩若是無這般手段纔拈著便見傷
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一拈一掇一褒一貶只用四
句摧定一則公案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
據欵結案而已雪竇與他一拶劈頭便道聖諦廓然何
當辨的雪竇於他初句下着這一句不妨奇特且道畢
竟作麼生辨的直饒鐵眼銅睛也摸索不著到這裏以
情識卜度得麼所以雲門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這箇

些子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閑只堪作什麼計較生
時鷂子過新羅雪竇道你天下衲僧何當辨的對朕者
誰着箇還云不識此是雪竇忒殺老婆重重爲人處且
道廓然與不識是一般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
諭若是未了底人決定打作兩橛諸方尋常皆道雪竇
重拈一徧殊不知四句頌盡公案了後爲慈悲之故頌
出事跡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達磨本來茲土與人
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剗除荊棘因何却道生荊棘非止
當時諸人即今脚跟下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千
古萬古空相憶可煞不丈夫且道達磨在什麼處若見
達磨便見雪竇末後爲人處雪竇恐怕人逐情見所以

咄轉關捩子出自己見解云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
既休相憶你脚跟下事作麼生雪竇道即今箇裏匝
地清風天上天下有何所極雪竇拈千古萬古之事拋
向面前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你諸人分上亦有何極
他又怕人執在這裏再着方便高聲云這裏還有祖師
麼自云有雪竇到這裏不妨爲人赤心片片又自云喚
來與老僧洗脚大煞減人威光當時也好與本分手脚
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到這裏喚作驢則是喚作馬則
是喚作祖師則是如何名邈往往喚作雪竇使祖師去
也且喜沒交涉且道畢竟作麼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
胡會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直饒棒如雨點喝似
雷奔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設使三世諸佛只可自
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
自救不了到這裏作麼生請益道箇佛字拖泥帶水道
箇禪字滿面慚惶久參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機直須
究取

㊁舉趙州示衆云這老漢作什麼打這葛藤至道無
難非難非易唯嫌揀擇眼前是什麼三祖猶在纔有
語言是揀擇是明白兩頭三面少賣弄魚行水濁鳥
飛落毛老僧不在明白裏賊身已露這老漢向什麼
處去是汝還護惜也無敗也也有一箇半箇時有僧

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也好與一摑舌拄上
顎州云我亦不知 拶殺這老漢倒退三千 僧云和尚
既不知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 看走向什麼處去
逐教上樹去 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賴有這一著
這老賊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唯嫌揀擇此是三祖信
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
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恁麼會蹉過了也釘釘膠粘甚
作何用州云是揀擇是明白如今參禪問道不在揀擇
中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
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為什麼却
教人護惜五祖先師常說道垂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
會且道作麼生是垂手處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這
僧出來也不妨奇特捉趙州空處便去拶他既不在明
白裏護惜箇什麼趙州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
若不是這老漢被他拶着往往忘前失後賴是這老漢
有轉身自在處所以如此答他如今禪和子問着也道
我亦不知不會爭奈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始
會問和尚既不知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更好一拶
若是別人往往分疏不下趙州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
即得禮拜了退這僧依舊無奈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
聲此是大手宗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一向以

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殊
不知這老漢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語只是
天下人不奈何蓋爲他平生無許多計較所以橫拈倒
用逆行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會得只管道趙州
不答話不爲人說殊不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三重公案滿口含霜道什麼言端語端魚
行水濁七花八裂擔胡也一有多種分開好只一般
有什麼了期二無兩般何堪四五六七打葛藤作什
麼天際日上月下覿面相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切
忌擡頭低頭檻前山深水寒一死更不再活還覺寒
毛卓竪麼髑髏識盡喜何立棺木裏瞠眼盧行者是
他同參枯木龍吟銷未乾咄枯木再生花達磨遊東
土難難邪法難扶倒一說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難說
易揀擇明白君自看瞎將謂由別人賴値自看不干
山僧事

雪竇知他落處所以如此頌至道無難便隨後道言端
語端擧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竇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
似三隅反你且道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爲什麼一
却有多種二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
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
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
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

平猶如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頌頓絕了也雪竇有餘才所
以分開結裹算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
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
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
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
上太孤峻生末後也漏逗不少若參得透見得徹自然
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
不能會如此說話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
只這便是交加處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州云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

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既不在明白裏又
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為什麼
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此是古人
問道底公案雪竇拈來一串穿却用頌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如今人不會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
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這般說話不見僧問香嚴如何
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
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
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
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脈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
山云乾不盡什麼人得聞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

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
喪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
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雪竇可謂大有手脚一
時與你交加頌出然雖如是都無兩般雪竇末後有爲
人處更道難難只這難難也須透過始得何故百丈道
一切語言山河大地一一轉歸自己雪竇凡是一拈一
掇到末後須歸自己且道什麼處是雪竇爲人處揀擇
明白君自看既是打葛藤頌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彩
教你自看且道意落在什麼處莫道諸人理會不得設
使山僧到這裏也只是理會不得

垂示云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入處好肉上剜
瘡成窠成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知有向上事蓋
天蓋地又摸索不着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太廉纖生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太孤危生不涉二塗如何
即是請試舉看

三 舉馬大師不安這漢漏逗不少帶累別人去也院主
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四百四病一時發三日後不
送亡僧是好手仁義道中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可
煞新鮮養子之緣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
佛月面佛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如何得此道光輝
此箇公案若知落處便獨歩丹霄若不知落處往往枯

不與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
之牛奪飢人之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為人處如今多
有人道馬大師接院主且喜沒交涉如今衆中多錯會
瞠眼云在這裏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麼交涉
驢年未夢見在只管瞎過古人事只如馬大師如此道
意在什麼處有底云點平胃散 一盞來有什麼巴鼻到
這裏作麼生得平穩去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
者勞形如猿捉影只這日面佛月面佛極是難見雪竇
到此亦是難頌却為他見得透用盡平生工夫指注他
諸人要見雪竇麼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開口見膽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影
像五帝三皇是何物太高生莫謾他好可貴可賤二
十年來曾苦辛自是你落草不干山僧事啞子喫苦
瓜為君幾下蒼龍窟何消恁麼莫錯用心好也莫道
無奇特屈愁殺人愁人莫向愁人說堪述向阿誰說
說與愁人愁殺人明眼衲僧莫輕忽更須子細咄倒
退三千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頌諷國所以不肯入藏雪竇先拈
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
他意作麼生適來已說了也直下注他所以道垂鉤四
海只釣獰龍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
以用心參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似箇

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後來打破漆桶將
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
竇語落在什麼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
豈不見興陽剖侍者荅遠録公問娑竭出海龍宮震覿
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
人遠云忽遇出頭又作麼生剖云似鶻捉鳩君不信髑
髏前驗始知親遠云恁麼則屈節當胸退身三步剖云
須彌脚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所以三皇五帝亦
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竇意只管道諷國若恁麼會只是
情見此乃禅月題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
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

甚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裏作活計
直饒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
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劃西時節因緣亦須應
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看

【四】舉德山到潙山擔板漢野狐精挾複子於法堂上不
妨令人疑著納敗缺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可殺有禪
作什麼顧視云無無便出好與三十棒可煞氣衝天
真師子兒善師子吼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錯果然
點德山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擔去收來頭上太
高生末後太低生知過必改能有幾人便具威儀再

入相見依前作這去就已是第二重敗缺潙山坐
次冷眼看這漢捋虎鬚也須是這般人始得德山
提起坐具云和尚改頭換面無風起浪潙山擬取拂
子須是那漢始得運籌帷幄之中不妨坐斷天下人
舌頭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野狐精見解這一喝也有
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一等是拏雲攫霧者就中
奇特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錯果然點德山背却法
堂著草鞋便行風光可愛公案未圓贏得頭上笠失
却脚下鞋已是喪身失命了也潙山至晚問首座適
來新到在什麼處東邊落節西邊拔本眼觀東南意
在西北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靈龜

曳尾好與三十棒這般漢腦後合喫多少潙山云此
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賊過
後張弓天下衲僧跳不出雪竇著語云雪上加霜錯
果然點

夾山下三箇點字諸人還會麼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
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德山本是講僧
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中道金剛喻定後得智中千劫
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魔子便說
即心是佛遂發憤擔疏鈔行脚直往南方破這魔子輩
看他恁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到澧州路上見一
婆子賣油糍遂放下疏鈔且買點心喫婆云所載者是

什麼德山云金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布
施油糍作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婆云
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
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去參龍潭纔跨
門便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
和尚於屏風後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而退至
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
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潭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
接潭便吹滅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便
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後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頭至
來日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

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
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舉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
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溈山盛
化直造溈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從東過
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且道意作麼生莫是顛
麼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是無交涉看他恁麼不妨奇
特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
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方
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著得情見來是他心
機那裏有如許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
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

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既無奇特玄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潙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潙山也被他折挫一上看他潙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辯來風爭能如此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一似鐵橛相似眾中謂之著語雖然在兩邊卻不住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潙山德山遂出到門首卻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與潙山拔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卻回相見潙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潙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可煞奇特眾中多道潙山怕他有甚交涉潙山亦

不忙所以道智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於人獲得人參得這般禪盡大地森羅萬象天堂地獄草芥人畜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大眾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潙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腳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到這裏也分疏不下潙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德山背卻法堂著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道德山是勝是負潙山恁麼是勝是負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聱訛極則處方能恁麼不妨奇特雪竇著兩箇勘破作三段判方顯這公案似傍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老漢緩緩地云脫方

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溈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溈山老漢不是好心德山後來呵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老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溈山與他受記得麼喚作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得麼若恁麼且喜沒交涉雪竇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斷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來教人見若見得去許你與溈山德山雪竇同參若也不見切忌妄生情解

一勘破 言猶在耳 過二勘破 兩重公案 雪上加霜曾險墮 三段不同在什麼處 飛騎將軍入虜庭 險敗軍之將無勞再斬喪身失命 再得完全能幾箇 死中得活 急走過 傍若無人三十六策盡你神通堪作何用 不放過 理能伏豹穿却鼻孔 孤峯頂上草裏坐 果然穿過鼻孔也未為奇特為什麼却在草裏坐咄會麼 兩刃相傷兩兩三三舊路行唱拍相隨便打

雪竇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大行於世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熟方可下筆何故如此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參透這公案於節角聱訛處著三句語撮來頌出雪上加霜幾乎險墮只如德山似什麼一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為飛騎將軍深入虜庭被單于生擒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遂

詐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騰身上馬推墮胡兒奪其弓矢鞭馬南馳彎弓射退追騎以故得脫這漢有這般手段死中得活雪竇引在頌中用比德山再入相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見到說到行到用到不妨英靈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底人自然殺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人有底問著頭上一似衲僧氣槩輕輕擡著便腰做段股做截七支八離渾無些子相續處所以古人道相續也大難看他德山溈山如此豈是滅滅拏拏底見解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德山唱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後設計一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似雪竇頌到此大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殺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雪竇道不放過溈山至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溈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曾是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裏雪竇為什麼道孤峰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在什麼處更參三十年

垂示云大凡扶竪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著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後學初機難為湊泊昨日恁麼事不獲已今日又恁

麽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謾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舉雪峰示衆云一盲引衆盲不爲分外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是什麽手段山僧從來不弄鬼眼睛拋向面前只恐拋不下有什麽伎倆漆桶不會倚勢欺人自領出去莫謾大衆好打鼓普請看打鼓爲三軍

長慶問雲門雪峰與麽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麽門云有慶云作麽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雪峰云四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麽咄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大潙喆云我更與你諸人土上加泥拈拄杖云看看雪峰向諸人面前放屙咄為什麽屎臭也不知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懃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爲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峰作什麽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麽峰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麽因此有省後在鰲山阻雪謂巖頭云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巖頭喝云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是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

分相應雪峰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
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
麼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
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扶豎宗教續佛壽命所
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著意路作
情解涉道理處看他此箇示眾蓋為他曾見作家來所
以有作家鉗鎚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
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群拔萃坐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
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眾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
諸人切須好看時稜道者出眾云恁麼則今日堂中
大有人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

等諸人向什麼處屙又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
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時有僧出便
問僧堂前即且置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雪峰
驟步歸方丈他常舉這般語示眾只如道盡大地撮來
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卜度得麼須是打
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灑灑落落自然透得他圈
繢方見他用處且道雪峰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
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
這裏須是箇真實漢聊聞舉著徹骨徹髓見得透且不
落情思意想若是箇本色行腳衲子見他恁麼已是郎
當為人了也看他雪竇頌云

牛頭沒閃電相似蹉過了也馬頭回如擊石火曹溪鏡裏絕塵埃打破鏡來與你相見須是打破始得打鼓看來君不見剌破你眼睛莫輕易好漆桶有什麼難見處百花春至為誰開法不相饒一場狼藉葛藤窠窟裏出頭來

雪竇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脈上一劄與他須出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説箇什麼見得透底如早朝喫粥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常雪竇慈悲當頭一鎚擊碎一句截斷只是不妨孤峻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露鋒鋩無你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此兩句一時道盡了也雪竇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露些風規早是落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會不唯帶累老僧亦乃辜負雪竇古人句雖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理繫縛人曹溪鏡裏絕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道理有什麼了期這箇是本分説話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頭沒馬頭回雪竇分明説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雪竇如此郎當頌道打鼓看來君不見癡人還見麼更向你道百花春至為誰開可謂豁開戶牖與你一時八字打開了也及乎春來幽谷野澗乃至無人處百花競發你且道更為誰開

⑥ 舉雲門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半河南半河北

這裏不擬舊曆日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不免從朝至暮切忌道著來日是十六日月如流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收鰕跳不出斗誰家無明月清風還知麼

海神知貴不知價

雲門初參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人纔跨門便搊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𨍏轢鑽雲門凡去見至第三回纔敲門州云誰門云文偃纔開門便跳入州搊住云道道門擬議便被推出門一足在門閫內被州急合門拶折雲門脚門忍痛作聲忽然大悟後來語脉接人一摸脫出睦州後於陳操尚書宅住三年睦州指往雪峰處去至彼出衆便問如何是佛峰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峰一日問子見處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復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鐘三門前接首座衆皆訝之雲門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人號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王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令俟王來呈之廣主開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廣主悟旨遂寢兵請雲門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住雲門師開堂說法有鞠常侍致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

云什麽年中得信道生復引劉王昔爲賣香客等因緣劉王後謚靈樹爲知聖禪師靈樹生生不失通雲門凡三生爲王所以失通一日劉王詔師入内與數人尊宿皆受内人問訊説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人親近有一直殿使書一偈貼在碧玉殿上云大智修行始是禪禪門宜默不宜喧萬般巧説爭如實輸却雲門總不言雲門尋常愛説三字禪顧鑒咦又説一字禪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麽處懺悔門云露又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直是不容擬議到平鋪處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如鐵橛子相似後出四哲乃洞山初智門寛德山圓香林遠皆爲大宗師香林十八年

爲侍者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喏門云是什麽如此十八年一日方悟門云我今後更不叫汝雲門尋常接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難爲湊泊有抽釘拔楔底鉗鎚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垂箇問頭示衆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已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這語也坐斷千差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後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麽交涉他雲門立箇宗風須是有箇爲人處垂語了却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斷山僧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不如自殺纔作道理墮

坑落塹雲門一句中三句俱備蓋是他家宗旨如此垂
一句語須要歸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
説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看取雪
竇打葛藤
去却一七穿八穴向什麽處去放過一着拈得七拈
不出却不放過上下四維無等匹何似生上是天下
是地東南西北與四維有什麽等匹拄杖在我
手裏徐行踏斷流水聲莫閑脚跟下難為體究打入
葛藤窟裏去了也縱觀寫出飛禽跡眼裏亦無此消
息野狐精見解依前只在窠窟裏草茸茸脳後拔
箭是什麽消息墮在平實處煙羃羃未出這窠窟在

下雲生空生巖畔花狼籍在什麽處不唧𠺕漢勘破
了也彈指堪悲舜若多四方八面盡法界向舜若多
鼻孔裏道將一句來在什麽處莫動着前言何在動
着時如何動着三十棒自領出去便打
雪竇頌古偏能如此當頭以金剛王寶劍揮一下了然
後略露些風規雖然如此畢竟無有二解去却一拈得
七人多作筭數會道去却一是十五日已前事雪竇驀
頭下兩句言語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見去却一拈得七
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麽汁人多落在
意識中須是向語句未生已前會取始得大用現前自
然見得也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於摩竭提國三七日

中思惟如是事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我寧不說法
疾入於涅槃到這裏覓箇開口處不得以方便故爲
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說一代時教只是方便所
以脫珍御服着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
之處誘引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
且道作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實露些意教人見你
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
内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
打成一片一一拈來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
見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
得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芥人畜着着

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
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天上天下惟
我獨尊人多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
水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流水聲
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觀直饒是飛禽跡
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
便摧不爲難事實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無事界
中復道草茸茸煙羃羃所以要翻却直得草茸茸煙羃
羃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喚作日日是好日得甚沒
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
也不是草茸茸也不是煙羃羃也不是直饒總不恁麼

正是空生巖畔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見
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尊者曰空中雨花讚
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尊者曰汝何讚嘆天曰
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
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
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雪竇亦曾有頌云雨過雲
凝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
花動地來天帝既動地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竇
又道我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
何窮八面清風惹衣裓直得淨躶躶赤洒洒都無纖毫
過患也未爲極則且畢竟如何即是看取下文云彈指

堪悲舜若多梵語舜若多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爲體無
身覺觸得佛光照方現得身你若得似舜若多神時雪
竇正好彈指悲歎又云莫動著動著時如何白日青天
開眼瞌睡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覲如隔大千設使
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懆漢所以道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
獨稱尊始較些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
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且道
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衆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即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麼生看

取下文

舉僧問法眼道什麼擔枷過狀慧超咨和尚如何是
佛道什麼眼睛突出法眼云汝是慧超依模脫出鐵
餕餡就身打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如
此答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縱奪臨時殺活在我
不妨奇特然而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
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
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
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辜負自

已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
頭底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
應若一一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
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參究所以一言之下如
桶底脫相似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參請入
室一日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
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為我舉看則
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
語恐你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
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
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

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謾我耶
遂回再參法眼云你但問我我為你答則便問如何是
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
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
參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更不用
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一句
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法眼出
世有五百眾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久依疎山自謂
得旨乃集疎山平生文字頂相領眾行腳至法眼會下
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參徒隨眾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
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
惘然而退韶在眾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
頌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
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
看他古人恁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
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辦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
十字街頭垂手為人也不為難事所以僧問法眼如何
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負處不見雲門道舉
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妨顯赫
試舉看

江國春風吹不起 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文彩已彰
鷓鴣啼在深花裏 喃喃何用又被風吹別調中豈有

恁麼事三千級浪高魚化龍通這一路莫謾大衆好踏
着龍頭癡人猶戽夜塘水扶籬摸壁挨門傍戶衲僧
有什麼用處守株待兔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角誵訛處
頌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法眼關棙子又知慧
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頌出
這僧如此問法眼如此答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
啼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
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用頌汝
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
在深花裏用頌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
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
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
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
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
你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雪竇第三第四句忒煞傷慈
爲人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處如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戽夜塘水禹門三級浪孟津即是龍門禹帝
鑿爲三級今三月三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
門頭上生角昂鬃鬣尾拏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
癡人向言下咬嚼似戽夜塘之水求魚相似殊不知魚
已化爲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

契和尚肚裏了。當下不聞飢。此頌極好。只是太拙。雪竇頌得極巧。不傷鋒犯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即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則世諦流布。羝羊觸藩。守株待兔。有時一句。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時一句。隨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咎。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且道憑箇什麼道理。還委悉麼。試舉看。

八 舉。翠巖夏末示眾云。一夏以來。為兄弟說話（開口焉知恁麼）看翠巖眉毛在麼（只贏得眼睛也落地。和鼻孔也失了。入地獄如箭射）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灼然。是賊識賊）長慶云。生也（舌頭落地。將錯就錯。果然）雲門云。關（走在什麼處去。天下衲僧跳不出。敗也）

古人有晨參暮請。翠巖至夏末。却恁麼示眾。然而不妨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不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還有這箇消息麼。一等是恁麼時節。翠巖奇特。看他恁麼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古人垂一鉤。終不虛設。須是有箇道理。為人。多錯

會道白日青天說無尚當古無事生事真未先自說過
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
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手於人都無利益
圖箇什麼到這裏自得透方知古人不驅耕夫之牛奪
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着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
作活計看他屋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
聱訛着着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
奇特雲門保福長慶三人啞啞地與他酬唱作什麼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許多情解道
道保福意作麼生切忌向句下見他古人你若生情起
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斷長慶脚跟

長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他脚跟轉所以道生也
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
處我且問你是什麼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金剛王
寶劒直下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方
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
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
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樣子
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
也須子細自參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
直下八面玲瓏雪竇爲他一箇關字和他三箇穿作一
串頌出

翠巖示徒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千古無對千箇萬
箇也有一箇半箇分一節關字相酬不信道不妨奇
特若是恁麼人方解恁麼道失錢遭罪飲氣吞聲雪
竇也不少和聲便打擒倒保福這伴猶作這去
就兩箇三箇抑揚難得放行把住誰是同生同死直
謗他好且喜沒交涉嘮嘮翠巖這野狐精合取口好
分明是賊道着也不妨攙敗了也白圭無玷還辨得
麼天下人不知價誰辨真假多只是假山僧從來無
眼碧眼胡僧長慶相識是精識精須是他始得未得
一半在眉毛生也在什麼處從頂門上至脚跟下一
莖草也無

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須出令人見爭得名善知識古人
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蓋爲後學着他言句轉生情
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如今忽有箇出衆掀倒禪床喝
散大衆怪他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雪
竇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巖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
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
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着一言半句如金剛
王寶劒如踞地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
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衆直得千古無對過
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爲人意在什麼處你且作
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

何直饒是具透關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巖失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瀨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己揚古人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處是揚嘮嘮翠巖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雪竇卻道是賊切忌隨他語脈轉卻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巖大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卻末後方道長慶相諳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麼處急著眼看

垂示云明鏡臨臺妍醜自辨鏌鎁在手殺活臨時漢去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這裏又作麼生若無透關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關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九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河北河南總說不著爛泥裏有刺不在河南正在河北)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開也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見成公案還見麼便打)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故不見趙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門道如今禪和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箇是就身處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門中為初機後學未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如祖師

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裏如此葛藤須
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諦透脫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
靠山久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
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無有凝滯久參請益與
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
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
陽十八問中此問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拔問這僧致
箇問頭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這僧問
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趙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
人喚作無事禪賺人不少何故他問趙州答云東門

西門南門北門所以只答他趙州你若恁麼會三家村
裏漢更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
況明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
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遠錄公云末後
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十日一風五日一
雨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不是
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關捩子出得荊棘林淨裸裸
赤灑灑依前似平常人由你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縱
八橫終不執無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事但只
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此是大妄語謂之未得謂得未證
謂證元來不曾參得透見人說心說性說玄說妙便道

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盲引衆盲殊不知祖師未
來時那裏喚天作地喚山作水來爲什麼祖師更西來
諸方陞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計
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天地是地山是
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
這箇田地自然淨躶躶赤灑灑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
穩處在到這裏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
也不燒似則也似爭奈脫體不是纔問著却是極則相
似纔撥著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處及到臘月三十
日換手搥胸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且
道作麼生摸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

這些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來當面示人趙州一日
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矍然云大王萬福侍者
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
奇特南禪師拈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
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這些子實處諸人還知麼看
取雪竇頌

句裏呈機劈面來響魚行水濁莫謗趙州好爍迦羅
眼絕纖埃撒沙撒土莫帶累趙州撈天摸地作什麼
東西南北門相對開也那裏有許多門背却趙州城
向什麼處去無限輪鎚擊不開自是你輪鎚不到開
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劒擬議即截你頭往往更當面換却你眼睛這僧也敢捋虎鬚致箇問頭大似無事生事爭奈句中有機他既呈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問頭所以亦呈機荅不是他特地如此蓋爲透底人然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握雀兒來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騎門閫云你道我出耶入耶（一本云世尊竪起拳頭云開也合也）外道無語遂禮拜此話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斷所以道問在荅處荅在問處雪竇如此見得透便道句裏呈機劈面來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人又似問境相似趙州不移易一絲毫便向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爍迦羅眼絶纖埃此頌趙州人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他荅此謂之有機有境纔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此難塞他問頭爍迦羅眼者是梵語此云堅固眼亦云金剛眼照見無礙不唯千里明察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得失別機宜識休咎雪竇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鎚擊不開既是無限輪鎚何故擊不開自是雪竇見處如此你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看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雞蠛蠓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仭儻或不上

不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探竿影草僧便喝作家禪客
且莫詐明頭也解恁麼去州云老僧被汝一喝陷虎
之機猶又作麼僧又喝看取頭角似則似是則未是
只恐龍頭蛇尾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逆水之波
未曾有一人出得頭入那裏去僧無語果然摸索不
著州便打云若使睦州盡令而行盡大地草木悉斬
爲三段這掠虛頭漢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大凡扶竪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作
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愛勘座主尋常出一言半句
似箇荊棘叢相似着腳手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見成
公案放你三十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擔板漢
又示衆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
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爲人多如此這僧也善雕琢爭
柰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亂一場只如
他問近離什麼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麼生這老漢也
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領他話在一邊
又似驗他相似側身看他如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則
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
麼生這僧果然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人端的
處下口便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頭
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合作麼生

祇對免得他道掠虚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脚
踏實地裏誰管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爲這僧無語被
這老漢便據款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 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自古至今罕有人
恁麼作者知機變 若不是作家爭驗得只恐不恁麼
若謂騎虎頭 兩箇瞎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恁麼會也
有人作這見解 二倶成瞎漢 親言出親口何止兩箇
自領出去 誰瞎漢 教誰辨 賴有末後句洎乎賺殺人
拈來天下與人看 看即不無覷着即瞎闍梨若着眼
看則兩手搯空恁麼舉且道是第幾機
雪竇不妨有爲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所以

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却作一喝用
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
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
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一點也
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興化未曾向紫羅
帳裏撒眞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
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
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
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雪竇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
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
機變處西院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也頭道若論

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黄龍心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這
箇些子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若識機變凖着
便知落處有般漢云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麼只管喝
將去說什麼三十二十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驀虎
頭若恁麼知見不識睦州則故是要見這僧太遠在如
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刀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
麼一俱成瞎漢雪竇似倚天長劍凜凜全威若會得雪
竇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竇後面頌只是
下注脚又道誰瞎漢且道是賓家瞎是主家瞎莫是賓
主一時瞎麼拈來天下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
了也爲什麼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麼生看開

眼也着合眼也着還有人免得麼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一



夾山無礙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魔軍競起
侵撓心田六賊既強心主驚動朝生百惱暮起千邪擾國損身
困勞法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爲珠玉
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劫奪塵勞鬪諍欲火亘天飄蕩法城
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恐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密商
量同爲剪滅遣性空爲密使聽探魔軍見今比在五蘊山中有
八万四千餘衆既知體勢計在剎那遂點十八界雄兵並五體
空爲號人人有無礙之力箇箇懷勇徤之能直心爲見性之功
一亙去三百邪之乱甚擐堅固甲執三昧鎗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
大乘門中同練寂滅山內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



遣大覺性為捉生之將遊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蹤抄截無明之
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忍辱帥伐嗔怒之城精進軍除傲
慢之妖喜捨士挺慳貪之賊盜延而魔軍大起殺氣衝天臣乃
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尒之時眼不覩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
舌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忽而魔
軍大敗六賊全輸殺戮無遺掃除湯盡生擒妄想活捉無明領
向涅槃場中以慧劍斬為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人我山化作
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竭因茲三明再朗
四智重圓內外無塵廓然清淨心王坐歡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
樓自性遊無礙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茲法界寧靜永絕囂塵矣
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岸魔軍既退合具奏聞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脈悉受指呼等閑
一句一言驚群動眾一機一境打鎖敲枷接向上機提
向上事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還有知落處麼試舉看

【十一】舉黃蘗示眾云打水礙盆一口吞盡天下衲僧跳不
出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道著踏破草
鞋掀天搖地何處有今日用今日作什麼不妨驚群
動眾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老僧不會一口吞盡
也是雲居羅漢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
作麼生也好與一拶臨機不得不恁麼檗云不道無
禪只是無師直得分疎不下瓦解冰消龍頭蛇尾漢

黄檗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遊天台路逢
一僧與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頗有異相
乃偕行屬澗水暴張乃植杖揖笠而止其僧率師同渡
師曰請渡彼即褰衣躡波如履平地回顧云渡來渡來
師咄云這自了漢吾早知捏怪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
大乘法器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問云巍巍堂堂從什
麽處來檗云巍巍堂堂從嶺中來丈云來爲何事檗云
不爲別事百丈深器之次日辭百丈丈云什麽處去檗
云江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你道
黄檗恁麽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却云某甲特地去
禮拜福縁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舉

示丈遂舉再參馬祖因縁祖見我來便竪起拂子我問
云即此用離此用祖遂掛拂子於禪床角良久祖却問
我汝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我取拂子竪起祖云即
此用離此用我將拂子掛禪床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
直得三日耳聾黄檗不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
嗣馬大師麽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
大用若承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是
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見處宛
有超師之作諸人且道黄檗恁麽問是知而故問耶是
不知而問耶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黄檗一
日又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檗云不可

教後人斷絕去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遂乃起入方丈
檗與裴相國為方外友裴鎮宛陵請師至郡以所解一
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麼裴云不
會檗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處
更有吾宗裴乃以頌贊云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
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八千龍象
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
付何人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
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祗揖等閑人檗住後機鋒
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為首座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
不去問話濟云教某甲問什麼話即得座云何不去問

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辭座
曰蒙首座令三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這裏暫且
下山座云子若去須辭和尚去方可首座預去白檗云
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鑿教成一株樹去與
後人為陰涼檗云吾已知濟來辭檗云汝不得向別處
去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舉前話不知
某甲過在什麼處愚云檗與麼老婆心切為你徹困更
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大悟云黃檗佛法無多子大
愚搊住云你適來又道有過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濟
於大愚脇下擂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一
日檗示衆云牛頭融大師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捩

子在是石頭馬祖下禪和子浩浩地說禪說道他何
故却與麼道所以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
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
熱鬧也此句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唐
時愛罵人作噇酒糟漢人多喚作黃檗罵人具眼者自
見他落處大意垂一鉤釣人問衆中有不惜身命底禪
和便解恁麼出衆問他道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
生也好一撥這老漢果然分疎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
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他從上宗旨有時擒
有時縱有時殺有時活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
生是禪中師山僧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鼻

孔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凜凜孤風不自誇猶自不知有也是雲居羅漢端居
寰海定龍蛇也要別緇素也要皂白分明大中天子
曾輕觸說什麼大中天子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
柰有天何三度親遭弄爪牙死蝦蟆多口作什麼未
爲奇特猶是小機巧若是大機大用現前盡十方世
界乃至山河大地盡在黃檗處乞命
雪竇此一頌一似黃檗眞贊相似人却不得作眞贊會
他底句下更有出身處分明道凜凜孤風不自誇黃檗
恁麼示衆且不是爭人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
一任七縱八橫有時孤峰頂獨立有時鬧市裏橫身豈

可辯許一偶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擔荷愈沒溺
古人道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情捨却佛法道理
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些子自然觸處現成雪竇道
端居寰海定龍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
蛇眼擒虎兕機雪竇又道定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兕兮
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黃檗
豈是如今惡脚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
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
年十三少而敏黠常愛跏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
大中乃戲登龍床作揖群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
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冑也穆宗於

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
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
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
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嚴閑和尚會
下後剃度為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
志閑題瀑布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
閑吟此兩句佇思欲釣他語脈看如何大中續云
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是尋常
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
彼作首座檗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佛求不
着法求不着衆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不着

法求不著衆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爲蘗便掌大
中云太麁生蘗云這裏什麼所在說麁說細蘗又掌大
中後繼國位賜黃蘗爲麁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
斷際禪師雪竇知他血脈出處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
牙底麼便打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
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爲
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看

十二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鉄蒺藜天下衲僧跳不出山
云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指槐樹罵柳樹爲秤鎚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
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話或云殿裏底或云三十
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
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
麻有僧問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問東答西有底道
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遶路答之死漢更有一般
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
句下尋討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
是載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麼巴
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
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

根

一條拄杖舉足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胡餅話
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
三斤千百年滯貨無處著渾身你但打疊得情塵意想
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左眼半斤快鷂趕不及火焰裏橫身玉兔速
右眼八兩姮娥宮裏作窠窟善應何曾有輕觸如鐘
在扣如谷受響展事投機見洞山錯認定盤星自是
闍黎恁麼見跛鱉盲龜入空谷自領出去同坑無異
土阿誰打你鷂子死花簇簇錦簇簇兩重公案一狀
領過依舊一般南地竹兮北地木三重也有四重公
案頭上安頭因思長慶陸大夫懶兒牽伴山僧也恁麼

麼雪竇也恁麼解道合取口好不合取口好呵呵蒼天夜半更
添冤苦咦咄是什麼便打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答
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
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著便瞠眼云在這裏
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
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雪竇是出陰界
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處略露些
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
酬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雪竇
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人了也雪竇有靜而善

應頌云覿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鎚
影動寶劒光寒直下來也急着眼看洞山初參雲門門
問近離甚處山云渣渡門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
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
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
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
遂云某甲他日向無人煙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
種一莖菜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
拔却楔拈却膩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各令灑灑落落
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洞山
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下頴脫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

機麻三斤語諸方只作荅佛話會如何是佛杖林山下
竹筋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雪竇云
若恁麼展事與投機會正似跛鼈盲龜入空谷何年
日月尋得出路去花簇簇錦簇簇此是僧問智門和尚
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門云花簇簇錦簇簇會麼
僧云不會智門云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似洞山山
云我不為汝說我為大衆說遂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
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雪竇破人情見故意引作一
串頌出後人却轉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
道南地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底
花草還識羞麼殊不知南地竹兮北地木與麻三斤只

是阿你與阿爹相似古人答一轉語決是意不恁麼
似雪竇道金烏急玉兔速自是一般寬曠只是金鍮難
辨魚魯莫差雪竇老婆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哭不合笑若論頌只頭上
三句一時頌了我且問你都盧只是箇麻三斤雪竇却
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忒殺所以如此陸亘大夫作宣
州觀察使參南泉泉遷化亘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
笑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夫云道
得即哭院主無語亘大哭云蒼天蒼天先師去世遠矣
後來長慶聞云大夫合笑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道
你若作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末後有一箇字

不妨聱訛更道咦雪竇還洗得脫麼

垂示云雲凝大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眹迹冷處
冷如氷雪細處細如米末深深處佛眼難窺密密處魔
外莫測舉一明三即且止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
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試舉看

十三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 白馬入蘆花 道什麼 點

巴陵云銀椀裏盛雪 塞斷你咽喉 七花八裂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交涉第十
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因見第十四祖龍樹
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器之傳佛心宗繼為第十五祖
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

是提婆宗只以此節爲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當還曾
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十六種外道被汝
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免倒披袈裟去在且道是
作麼生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
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好言
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
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辭大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
禮拜普賢去大隋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
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貼
茶來與這僧去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
去又云赤旛在我手裏西天論議勝者手執赤旛負墮

者返披袈裟從偏門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勑於
大寺中聲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
鐘鼓爲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
通登樓撞鐘欲擯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鐘者誰提婆
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
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你是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
是你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墮伏義遂自開門提婆於
是從樓上持赤旛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
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酬問提
婆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旛義
墮者旛下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止之但化令削

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竇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
衆中謂之鑒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
大事。所以奇特。後出世法嗣雲門。先住岳州巴陵。更不
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
如何是吹毛劍。珊瑚枝枝撑著月。如何是提婆宗。銀椀
裏盛雪。雲門云。他日老僧忌辰。只擧此三轉語。報恩足
矣。自後果不作忌辰齋。依雲門之囑。只與擧此三轉語。然
諸方答此話。多就事上答。唯有巴陵恁麼道。極是孤峻。
不妨難會。亦不露些子鋒鋩。八面受敵。着着有出身之
路。有陷虎之機。脫人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
自家透脫了。卻須是遇人始得。所以道。道吾舞笏同人

會。石鞏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
談。雪竇隨後拈提為人。所以頌出。

老新開。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多口阿師。端的別。是什
麽。端的。頂門上下着。蓋見也未。解道銀椀裏盛雪。鰕
跳不出斗。兩重公案。多少人喪身失命。九十六箇應
自知。兼身在內。闍黎還知麽。一坑埋卻。不知卻問天
邊月。遠之遠矣。自領出去。望空啓告。提婆宗提婆宗。
道什麽。山僧在這裏。滿口含霜。赤旛之下起清風。百
雜碎。打云。已著了也。你且去。斬頭截臂來。與你道一
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分。且道什

麽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說成什
麽道理去雪竇微露此子意道只是端的別後面打開
云解道銀椀裏盛雪更與你下箇注脚九十六箇應自
知負墮始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曾答此話云
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末後須有活路有獅子返擲之
句更提起與你道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也
陵道銀椀裏盛雪為什麽雪竇却道赤旛之下起清風
還知雪竇殺人不用刀麽

四十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直至如今不了座主
不會葛藤窠裏雲門云對一說無孔鐵鎚七花八裂
老鼠咬生薑

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外別傳單
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住世
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
問云如何是一代時教雲門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
他道箇對一說雲門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之函蓋
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放去收來自然奇特
如斬釘截鐵教人義解卜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
三箇字四方八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
機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謂
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有什麽交涉非唯
不會更入地獄如箭射不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

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
代時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穩坐
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活鱍鱍言猶在耳不妨孤峻太孤絶傍觀有
分何必壁立千仞豈有恁麼事無孔鐵鎚重下楔錯
食名言也雲門老漢也是泥裏洗土塊雪竇也是粘
飾閻浮樹下笑呵呵四州八縣不曾見箇漢同道者
方知能有幾人知昨夜驪龍拗角折非止驪龍拗折
有誰見來還有證明麼唾別別讚歎有分須是雪竇
始得有什麼別處韶陽老人得一橛在什麼處更有
一橛分付阿誰德山臨濟也須退倒三千那一橛又
作麼生便打

對一說太孤絶雪竇讚之不及此語獨脱孤危光前絶
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陣無你入處只是忒
煞孤危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
問端直是孤峻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奈何不
得這僧也是箇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答又似
無孔鐵鎚重下楔相似雪竇使文言用得甚巧閻浮樹
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彌南畔吠琉璃樹映閻浮洲
中皆青色此洲乃大樹爲名名閻浮提其樹縱廣七千
由旬下有閻浮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樹下出生
故號閻浮樹所以雪竇自說他在閻浮樹下笑呵呵且

道他笑箇什麽笑昨夜驪龍拗角折只得贍之仰之讚
嘆雲門有分雲門道對一說似箇什麽如斬折驪龍一
角相似到這裏若無恁麽事焉能恁麽說話雪竇一時
頌了末後却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何不道全得如
何只得一橛且道那一橛在什麽處直得穿過第二人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樞要
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劍試舉看

十五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躂跳
作什麽倒退三千里門云倒一說平出款出囚人口
也不得放過荒草裏橫身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麽問頭邊謂之請益此是呈
解問亦謂之藏鋒問若不是雲門也不奈他何雲門有
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
如明鏡臨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
將問來問何故問在荅處荅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
一法與人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
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
業緣皆是自作自受古人分明向你道若論此事不在
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
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一說這裏却道倒一說只爭一
字爲什麽却有千差萬別且道聱訛在什麽處所以道
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只消當頭一點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謾他不得問
處既聱訛答處須得恁麼其實雲門騎賊馬趁賊有者
錯會道本是主家話却成賓家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
有什麼死急這僧問得好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雲門何不答他別語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
一時打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剜瘡何
故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一時無
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有言句還會麼若不會到這裏
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

倒一說 放不下 七花八裂 須彌南畔 卷盡五千四十
八 分一節 在你邊 在我邊 半河南半河北 把手共行

同死同生爲君訣 泥裏洗土塊 着甚來由 放你不得
八萬四千非鳳毛 羽毛相似 太煞滅人威光 漆桶如
麻如粟 三十三人入虎穴 唯我能知 一將難求 野狐
精一隊 別別 有什麼別處 少賣弄 一任踍跳 擾擾怱
怱 水裏月 青天白日 迷頭認影 着忙作什麼

雪竇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明放過一
着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手段敢與你入泥入
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竇恁麼頌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
粘去縛抽釘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轉生情解只如巖頭
道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若非全機透脫
得大自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何故爲他無許多

得失且非滲漏處故洞山云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眞僞
者有三種滲漏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見滲漏機不離
位墮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語滲漏體妙
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漏宜已知之又有三玄體中玄
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這境界全機大用遇生與你同
生遇死與你同死向虎口裏橫身放得手脚千里萬里
隨你銜去何故還他得這一着子始得八萬四千非鳳
毛者靈山八萬四千聖衆非鳳毛也南史云齊時謝超
宗陳郡陽夏人謝鳳之子博學文才儁逸朝中無比當
世爲之獨步善爲文爲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薨超宗
作誄奏之武帝見其文大加嘆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古

宋　府

詩云朝罷香煙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
綸美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會上四衆雲集世尊
拈花唯迦葉獨破顔微笑餘者不知是何宗旨雪竇所
以道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難問迦葉
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
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阿難遂悟已後祖祖相傳
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
穴爭得虎子雪竇是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宗師爲人
須至如此據曲彔木牀上坐捨得教你打破容你捋虎
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且七事隨身可以同生同
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在孤峰者救令入

荒草茷荒草裏拔令處孤峯你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鑊湯爐炭甚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脫却籠頭卸却角駄田和尚有一頌最好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活人之機雪竇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機莫隨他語句你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如今作麼生得平穩去放過一着

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迥絕若能透過荊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密田地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窺無門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直饒恁麼更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些子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事試舉看

【十六】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無風起浪作什麼你用許多見解作什麼）清云還得活也無（買帽相頭將錯就錯不可總恁麼）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相帶累撐天拄地擔板漢）清云也是草裏漢（果然自領出去放過即不可）

鏡清承嗣雪峯與本仁玄沙疎山太原孚輩同時初見雪峯得旨後常以啐啄之機開示後學善能應機說法示衆云大凡行脚人須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方稱衲僧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

不啄若僧便出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成得箇什麼
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於學人分上成得
箇什麼邊事清云露箇面目所以鏡清門下有啐啄之
機這僧亦是他門下客會他家裏事所以如此問學人
啐請師啄此問洞下謂之借事明機那裏如此子啐而
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清也好可謂拳踢相應心眼相
照便答道還得活也無其僧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
賓有主有照有用有殺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
云也是草裏漢一等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脚手這
僧既會恁麼問爲什麼却道也是草裏漢所以作家眼
目須是恁麼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

身失命若恁麼便見鏡清道草裏漢所以南院示衆云
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出問如
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
云猶是學人疑處南院云作麼生是你疑處僧云失南
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趂出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
有一僧云南院棒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麼
處其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纔禮拜穴
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僧麼僧云是穴云你
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穴
云你會也且道是箇什麼道理這僧都來只道某甲當
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因甚麼風穴便向他道你會也

後來昊巖拈云南院雖然運籌帷幄爭柰土曠人稀知音者少風穴拈云南院當時待他開口劈脊便打看他作麼生若見此公案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麼生免得他道草裏漢所以雪竇愛他道草裏漢便頌出

古佛有家風 言猶在耳千古榜樣莫謗釋迦老子好

對揚遭貶剝 鼻孔為什麼却在山僧手裏八十棒對三你作麼生放過一着便打

子母不相知 既不相知為什麼却有啐啄天然

是誰同啐啄 百雜碎老婆心切且莫錯認啐啄覓道什麼落在第二頭

猶在㲉何不出頭來

重遭撲 錯便打兩重公案三重四重了也天下衲僧徒名邈

放過了也不須舉起還有名邈得底麼若名邈得也是草裏漢千古萬古黑漫漫塡溝塞壑無人會

古佛有家風雪竇一句頌了也凡是出頭來直是近傍不得若近傍着則萬里崖州纔出頭來便是落草直饒七縱八橫不消一捏雪竇道古佛有家風不是如今恁麼也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要天下太平如此方酬得恰好所以啐啄之機皆是古佛家風若達此道者便可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

如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此箇唯是透脫得大解脫
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滯句決定搆這般說話不得對
揚遭貶剝則是一賓一主一問一答於問答處便有貶
剝謂之對揚遭貶剝雪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
頌了末後只是落草為你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
啄母雖啄不能致子之啐子雖啐不能致母之啄各不
相知當啐啄之時是誰同啐啄若恁麼會也出雪竇末
後句不得在何故不見香嚴道子啐母啄子覺無殼子
母俱忘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腳雪竇不妨落草
打葛藤道啄此一字頌鏡清答道還得活也無覺須這
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為什麼雪竇却便道猶在殼雪

竇向石火光中別緇素閃電機裏辨端倪鏡清道也是
草裏漢雪竇道重遭撲者難處此子是鏡清道也是草
裏漢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這句莫是猶在殼麼且
得沒交涉那裏如此若會得繞天下行腳報恩有分山
僧恁麼說話也是草裏漢天下衲僧徒名邈誰不是名
邈者到這裏雪竇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
道鏡清作麼生是為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
垂示云斬釘截鐵始可為本分宗師避箭隈刀焉能為
通方作者針劄不入處則且置白浪滔天時如何試舉
看

廿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大有人疑着猶有

這箇消息在林云坐久成勞魚行水濁鳥飛落毛
取狗口牙作家眼目鍋解糊鏁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麼若會得百草頭上罷却干戈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脚結交擇友為同行道伴撥草瞻風是時雲門旺化廣南香林得得出蜀與鵝湖鏡清同時先參湖南報慈後方至雲門會下作侍者十八年在雲門處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大根器居雲門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侍者纔應喏門云是什麼香林當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魂終不相契一日忽云我會也門云何不向上道將來又住三年雲門室中垂大機多半為他遠侍者隨處入作雲門凡有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者處香林後歸蜀初住導江水晶宮後住青城香林智門祚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化特來入蜀參禮祚乃雪竇師也雲門雖接人無數當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八十歲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眾云大凡行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緇素看淺深始得先須立志而釋迦老子在因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後來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答祖師意甚多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可謂言無味

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無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
不見切忌作解會香林曾遇作家來所以有雲門手段
有三句體調人多錯會道祖師西來九年面壁豈不是
坐久成勞有什麼巴鼻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他是
脚踏實地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用所謂法隨
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雪竇因風吹火傍指出一箇半箇
一箇兩箇千萬箇何不依而行之如麻似粟成群作
隊作什麼脫却龍頭卸角馱從今日去應須灑灑落
落還休得也未左轉右轉隨後來猶自放不下影影
響響便打紫胡要打劉鐵磨山僧拗折拄杖子更不
行此令賊過後張弓便打嶮

雪竇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撥出放教你見所謂舉
着便會始得也不妨是他屋裏兒孫方能恁麼道若能
直下便恁麼會去不妨奇特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
頭卸角馱灑灑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聖凡情解所
纏上無攀仰下絕己躬一一如他香林雪竇相似何必只
是千萬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前佛後佛也悉皆
如此苟或於言句中作解會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相
似其實纔舉和聲便打紫胡參南泉與趙州岑大蟲同
參時劉鐵磨在溈山下卓庵諸方皆不奈何他一日紫
胡得得去訪云莫便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轉
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胡和聲便打香林答這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却云坐久成勞。若恁麼會得。左轉右轉隨後來也。且道雪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事好試請舉看。

十八 舉肅宗皇帝（本是代宗。此誤）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預擔待。預先裝然。起模畫樣。老老大大。作這去就。不可指東作西）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把不住）帝曰。請師塔樣。（好與一劄）國師良久云。會麼。（鶻鵃長智。直得指東劃西。將南作北。直得口似匾擔）帝云。不會。（賴値不會。當時更與一拶。教伊滿口含霜。却較些子）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賴值不在。撥倒禪床。何不與他本分草料。莫揉胡人。好。汝過下着）國師遷化後。（可惜。果然錯認定盤星）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子承父業去也。落在第二頭第三頭）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也是把不住。兩兩三三作什麼。半開半合。雪竇著語云。獨掌不浪鳴）中有黃金充一國。（一盲引衆盲。果然隨語生解。隨邪逐惡。作什麼）無影樹下合同船。（上是天。下是地。無這箇消息。是誰分上。雪竇著語云。山形拄杖子。拗折了也。也是起模畫樣）瑠璃殿上無知識。（祖師喪了也。闍黎道什麼。雪竇著語云。海晏河清。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猶較些子）雪竇着語云。拈了也。（賊過後張弓。言猶在耳）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爲太子時。常愛參禪。爲國有

巨諡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為安祿山僭據後都洛
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師在鄧州白崖山住庵今香嚴
道場是也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上元二年
勅中使詔入內待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無上道
師退朝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皆有慍色欲奏其不便
國師具他心通而先見聖奏曰我在天帝釋前見散粟
天子如閃電光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臨御復延止
光宅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大曆十年遷化山南府
青銼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國師嘗奏帝令詔他三詔
不起常罵國師耽名愛利戀著人間國師於他父子三
朝為國師他家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錄所載此乃

是代宗設問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卻是肅
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涅槃乃辭代宗代宗問曰國師
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平常下箇問端這老漢無風
起浪卻道與老僧造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
什麼做箇塔便了為什麼卻道做箇無縫塔代宗也不
妨作家與他一拶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奇怪
這些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師被他一拶直得口似匾
檐然雖如此若不是這老漢幾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國
師不言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
謂良久便是啞子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
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贊歎曰世尊大慈大

悲開我迷雲我得入又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
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多
向良久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云前面是珍珠
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文殊
普賢中間有箇播子被風吹着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
麼帝曰不會却較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
同是別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
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雪竇拈云獨掌不浪鳴代宗
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道箇請師塔樣盡大地
人不奈何五祖先師拈云你是一國之師為箇什麼不
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

便來為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師說話只
消一頌　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
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
處作侍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來參耽源源云量
性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此參性空禪師有僧問性
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
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亦
為人東語西話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沙彌仰山）後
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
仰山不契後問溈山溈山乃呼慧寂山應諾溈云出了也
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得體溈山處得用也只

是這一箇頌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譚是譚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充一國帝與國師對答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不會遂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相是相州之南潭是潭州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須官家具眼顧視云這箇是無縫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北你作麼生會中有黃金充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作麼生會瑠璃殿上無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不妨慶快平生湘之南潭之北雪竇道獨掌不浪鳴不得已與你說中有黃金充一國雪竇道山形拄杖子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竇道海晏河清一時豁開戶牖八面玲瓏瑠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道拈了也一時與你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也好只是有些子錯認處隨語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却較些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子

無縫塔這一縫大小大道什麼見還難非眼可見瞎澄潭不許蒼龍蟠見麼洪波浩渺蒼龍向什麼處蟠這裏直得摸索不著層落落莫眼花眼花作什麼影團團通身是眼落七落八兩兩三三舊路行左轉右轉隨後來千古萬古與人看見麼瞎漢作麼生看闍黎

處得見麽

雪竇當頭道無縫塔見還難雖然獨露無私則是臨見時還難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澄潭不許蒼龍蟠五祖先師道雪竇頌古一冊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猶較些子多少人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麽會一時錯了也不見道臥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臥龍長怖碧潭清若是這箇漢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裏許蟠雪竇到此頌了後頭着些子眼目豩出一箇無縫塔隨後說道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你作麽生看即今在什麽處直饒你見得分明也莫錯認定盤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塵未舉花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綟絲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已家珍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下文

擧 擧俱胝和尚凡有所問 有什麽消息鈍根阿師 只竪一指 這老漢也要坐斷天下人舌頭熱則普天普地熱寒則普天普地寒換却天下人舌頭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胝若不向指頭上會則生鐵鑄就相似會也恁麽去不會也恁麽去高也恁麽去低也恁麽去是也恁麽去非也恁麽去所以道一塵纔起

俱胝 天龍 大梅

大地全收一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
現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
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道是什麽物得恁
麽奇怪若也識得不消一捏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胝
和尚乃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
入更不下笠持錫遶禪牀三匝云道得即下笠如是三
問俱胝無對尼便去俱胝曰天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
道得即宿胝又無對尼便行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
而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參請
打疊行腳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
來為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尚到庵胝乃

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豎一指而示之俱胝忽然大悟
是他當時鄭重專注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
豎一指長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
拗折指頭玄覺云玄沙恁麽道意作麽生雲居錫云只如
玄沙恁麽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
若不肯伊俱胝過在什麽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莽
鹵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
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為什麽承當處莽鹵若
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
什麽處當時俱胝實然不會及乎到後悟了有所問
只豎一指因什麽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撲他不破你若

用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易參只是難會如今人纔問著也豎指豎拳只是弄精魂也須是徹骨徹髓見透始得俱胝庵中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尋常以何法示人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胝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胝召一聲童子回首俱胝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箇什麼道理及至遷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麼豎起指頭便脫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不因今日爭識得這瓜州客且道意作麼生秘魔平生只用一杈打地和尚凡有所問只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他棒却問如何是佛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塗得之者不揀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漢即今直下休歇去頓息萬緣去超生死流逈出常格縱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機一時明如今人總不恁麼只管恣意情解不會他古人省要處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處為什麼只用一指頭須知俱胝到這裏有深密為人處要會得省力麼還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通上

孤危萬象森羅徹下嶮峻什麽處得一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胝癩兒牽伴同道方知不免一機
一境宇宙空來更有誰兩箇三箇更須打
殺曾向滄溟下浮木全是這箇是則是太殺嶮生破
草鞋有什麽用處夜濤相共接盲龜攀天摸地有什
麽了期接得堪作何用據令而行趣向無佛世界摧
得闍黎一箇瞎漢

雪竇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是諸訛奇特公案偏愛
去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今時學者拶
揚古人或賓或主一問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爲人處
所以道對揚深愛老俱胝且道雪竇愛他作什麽自天

地開闢以來更有誰人只是老俱胝一箇若是別人須
參雜雖是俱胝老只用一指頭直至老死時人多邪解
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直饒宇宙一時空來
只是俱胝老一箇且得沒交涉曾向滄溟下浮木如今
謂之生死海衆生在業海之中頭出頭沒不明自己無
有出期俱胝老垂慈接物於生死海中用一指頭接人
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令諸衆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
接盲龜法華經云如一眼之龜値浮木孔無沒溺之患
大善知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向有佛世界
互爲賓主無佛世界坐斷要津接得箇盲龜堪作何用
垂示云堆山積嶽撞牆磕壁佇思停機一場苦屈或有

箇漢出來，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喝散白雲，打破虛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且道從上來是什麼人曾恁麼？試舉看。

十二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話也。要勘過。）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用禪板作什麼。洎合放過。嶮。）牙過禪板與翠微。（也是把不住。駕與青龍不解騎。可惜許。當面不承當。）微接得便打。（着。打得箇死漢。濟甚事。也落在第二頭了也。）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這漢話在第二頭。賊過後張弓。）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公案。再問將來。不直半分錢。）濟云：與我過蒲團來。（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一狀領過。一坑埋却。）牙取蒲團過與臨濟。（依前把不住。依前不徹徹。越國鬪贓。救州濟。）接得便打。（着。可惜打這般死漢。一模脫出。）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灼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將謂得便宜。賊過後張弓。）

翠巖芝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有血麼？溈山喆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不妨與後人作龜鑑。住院後有僧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牙云：肯則肯，只是無祖師西來意。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溈則不然，待伊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明不明，劈脊便打。非惟扶竪翠微臨濟，亦不辜

負來問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拶着猶可被箇衲子拶著
失却一隻眼雪竇云臨濟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開我
當時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起劈面便擲五祖
戒云和尚得恁麽面長或云祖師土宿臨頭黄龍新云
龍牙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既明則明矣因什麽却
無祖師西來意會麽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
看大凡激揚要妙提唱宗乘向第一機下明得可以坐
斷天下人舌頭儻或躊躇落在第二這二老漢雖然打
風打雨驚天動地要且不曾打着箇明眼漢古人參禪
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氣經歷山川參見尊宿龍牙先
參翠微臨濟後參德山遂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

時如何德山引頸云囫牙云師頭落也山微笑便休去
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德山來洞山云德山
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什麽牙云他無語
洞山云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
於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
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麽用處從
他擔老僧頭遶天下走龍牙根性聰敏擔一肚皮禪行
腳直向長安翠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
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
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
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

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他致箇問端不妨要見
他曲彔木床上老漢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謂言不
虛設機不亂發也往做工夫處不見五洩參石頭先自
約曰若一言相契即住不然即去石頭據座洩拂袖而
出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洩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
門石頭呼之云闍黎洩回顧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
箇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洩於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錫到
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
南泉後前遶床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
所轉終成敗壞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南
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古人也不妨要提持透脫此

一件事如今人纔問著全無些子用工夫處今古也只
是恁麼明白也只是恁麼你若只恁麼盡未來際也未
有了日須是抖擻精神始得有少分相應你看龍牙發
一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
過與微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翠微要
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會為什麼却過禪板與他且道
當機承當得時合作麼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死水
裏作活計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
來意又去河北參臨濟依前恁麼問濟云與我過蒲
團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為什麼答處相似

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為他後來住院有僧問云和尚當時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耶云肯則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有刺放過與爻已落第二這老漢把得定只徹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門下須知別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即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雪竇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祖師西來意却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墮在無事界裏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道不妨盡善古

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為前後相照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賓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親切龍牙雖不昧宗乘爭奈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宿索禪板蒲團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胸襟裏事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龍牙恁麼問二老恁麼答為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雪竇拈出令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 瞎謾別人即得泥裏洗土塊天下人總知
死水何曾振古風 忽然活時無奈何累及天下人出頭不得
禪板蒲團不能用 教阿誰說你要禪板蒲團作什麼莫是分付闍棃麼
只應分付與盧公

也則分付不着。漆桶莫作這般見解。

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何曾有獰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減他威光。人多錯會道。爲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大凡參請須是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團不能用。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豈不是死水裏作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是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往往喚作大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道分付與人。要用打人。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號爲盧公。他題晦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而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又恐人錯會。所以別頌。要賺人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一頌。灼然能有幾人知。自知較一半。賴有末後句。盧公付了亦何憑。盡大地討恁麼人也難得。叢林謂頌話。坐倚休將繼祖燈。草裏漢打人。黑山下坐。落在鬼窟裏去也。堪對暮雲歸未合

一箇半箇。羨着即錯。果然出不得。遠山無限碧層層
寒却你眼。塞却你耳。沒溺深坑。更參三十年。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悉廢盡。更
莫守株待兎。髑髏前一時打破。無一點事在胸中。放教
灑灑落落地。又何必要處。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
所以道。坐倚休將繼祖燈。雲霄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
身處。末後自露箇消息。有此子好處。道堪對暮雲歸未
合。且道。雲霄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合未合之時。你道。
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到這裏。
得失是非一時半斷。灑灑落落。較些子。遠山無限碧
層層。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賢境界耶。是觀音境界
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